

骑士

——写给白衣执甲的你

□夏杨

山高水远
天开地阔
是谁
来去如风没什么能够拦阻
没什么值得犹豫
前去
从不回头胯下的马
手里的戈
胸中的烈焰一往无前不是没有脆弱
暗夜里也曾流泪
一诺千金不是没有牵挂
铠甲后满是伤痛但,我还是要奔赴
逆着方向
逆着风雨
逆着温暖和自由只为
胸中那一轮太阳
只为
心中那一朵玫瑰

九龙嶂下

□徐新路

拨开树木婆婆娑娑的枝丫，就拨开了一个新的未知世界。离人们活动的范围越来越远，却没有让我感到更孤单。溪水漫过了山径，风儿沁凉入骨，不知名的鸟雀扑愣愣飞到身边来，在这样的自然场景里，你的思想早已跨过世俗的种种拘囿和限制，具有了一棵树般的天然和舒展。在溪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将脚浸在溪水里，任时间在斑驳的影印中转换，一下子像回到年少青葱，人的心境也变得如水般纯净澄澈。

九龙嶂下幽深神秘的溪涧最具情态，涓泉成溪，溪水在山洼峡谷里跳跃冲刷，在一块块岩石上，顽皮地秀出千般姿态，或是银屏漫泄，或是箭矢般标注，或是回旋逗弄着，抛洒出一团白茫茫的水汽，那落差更大的更是飞金散玉，把山林弄得水雾弥漫。你随意在哪处滩石边插上一杆竹管，就有一眼细亮的泉流抛出来。经过了石的打磨、野花的上色，溪水流着流着就成了潭，碧碧，浅浅，清清，静静，最后又不安分地从潭里涌溢出来，一路急急地淌往山脚村庄的屋舍地头。

丰茂的水源为各种动植物生长提供了最大可能的生命支持。毛毛虫不慌不忙在老树的树干上蠕动，背着灰绒绒的长毛，并不为自己的丑陋难为情。每年的6月，这里的溪边成了最美丽的蝴蝶谷。清秀婉丽的画眉指挥起百鸟合唱，五颜六色的山鸡成了兽们的邮递员，石蛙、坑螺、鲇鱼、螃蟹，让每一条水脉都不会显得寂寞，罕有的金钱

龟更平添了神秘气氛。仅在几十年前，这里还有着大型的野生动物，老虎、野牛、山鹿、野猪、黄麂子、野山羊，屡见不鲜。

随着季节转换，各种野花嫩姿换颜，嫣然登场。满树的杜鹃花灿然耀眼，荷花雀儿在灌丛中抿然惊艳，饱满的微甘菊在小路边嫣然微笑。季节催熟了山里各种好吃的果子，银杏子、猕猴桃、山樱桃、野龙眼、莲麻子、野蘑菇、野石榴……都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。阳光艰涩地透过密密枝丫，引逗着幽居在灌木丛中的各种动物，有时也给溪潭镀上一点虹彩。一个棕榈树老根，成了天然蓄水器；几段苍虬树根伸展在山溪里，仿若惊鳞。蚂蚁们在地面上忙忙碌碌贮运食粮，山稔子的嫩株在学习怎样结出果来。稍有点光，灌木的绿叶亮得闪眼。就连地面上的各种枯木，也不甘寂寞，它们把自己打造成各种富有喜剧性的姿态。厚厚落叶铺成柔软的地毯，它们会随着时日消解再生，不阻碍谁生和迟疑，要把自己送到高枝去。于是，其他各种藤蔓也攀龙附凤，借着别人的高枝炫耀自己。在这里，过江龙显得尤为奇异，它几乎立下了宏愿，要在任一条流水上架一座天桥。现在它雄傲地跨在水谷的两岸了，粗大的藤干却还留着弯折攀附的痕迹，最早被它搭桥借倚过的枝干早已枯腐死去，它却以此成就了自己的传奇。

这里的生态如此繁富，展示了大自然极大的包容和共生性，并将它们的功能发挥到极致。你瞧，鸭脚木没头没脑繁茂起来，它们以各种

形状交杂生长在一起，有双株、三株、数株并生的，有的是同种树木盘根错节直缠到云霄去。它们的生命力是那样强大，山崖上的一点石缝都可以长出盛大的冠盖。从山谷到山脊，树种杂间，树冠堆叠，一枝挨着一枝，一叶压着一叶，一岗望着一岗，让人置身于绿色的波浪中。山林的叶脉时刻都在交替变幻和生长，秋黄的叶子和春润的新芽，无时不在进行着生命轮回。

自然之神从不会让你觉得

枯燥无趣，高大的原生态林木，又为繁多的藤蔓类攀附植物生长提供了舞台。往往一棵老树旁会有多到三五种粗大的藤蔓，它们和树一起垂直生长上去，直到和这些大树的枝丫交杂在一起，在高空中布下莫名的网。然后，藤蔓从树枝上垂落下来，形成森林的庄严气象。我们不得不说，有些藤蔓的姿态是曼妙的，如踩着细小步子的少女，虽然看起来有些羞涩，但毫不造作和迟疑，要把自己送到高枝去。于是，其他各种藤蔓也攀龙附凤，借着别人的高枝炫耀自己。在这里，过江龙显得尤为奇异，它几乎立下了宏愿，要在任一条流水上架一座天桥。现在它雄傲地跨在水谷的两岸了，粗大的藤干却还留着弯折攀附的痕迹，最早被它搭桥借倚过的枝干早已枯腐死去，它却以此成就了自己的传奇。

这里的生态如此繁富，展示了大自然极大的包容和共生性，并将它们的功能发挥到极致。你瞧，鸭脚木没头没脑繁茂起来，它们以各种

形状交杂生长在一起，有双株、三株、数株并生的，有的是同种树木盘根错节直缠到云霄去。它们的生命力是那样强大，山崖上的一点石缝都可以长出盛大的冠盖。从山谷到山脊，树种杂间，树冠堆叠，一枝挨着一枝，一叶压着一叶，一岗望着一岗，让人置身于绿色的波浪中。山林的叶脉时刻都在交替变幻和生长，秋黄的叶子和春润的新芽，无时不在进行着生命轮回。

自然之神从不会让你觉得

枯燥无趣，高大的原生态林木，又为繁多的藤蔓类攀附植物生长提供了舞台。往往一棵老树旁会有多到三五种粗大的藤蔓，它们和树一起垂直生长上去，直到和这些大树的枝丫交杂在一起，在高空中布下莫名的网。然后，藤蔓从树枝上垂落下来，形成森林的庄严气象。我们不得不说，有些藤蔓的姿态是曼妙的，如踩着细小步子的少女，虽然看起来有些羞涩，但毫不造作和迟疑，要把自己送到高枝去。于是，其他各种藤蔓也攀龙附凤，借着别人的高枝炫耀自己。在这里，过江龙显得尤为奇异，它几乎立下了宏愿，要在任一条流水上架一座天桥。现在它雄傲地跨在水谷的两岸了，粗大的藤干却还留着弯折攀附的痕迹，最早被它搭桥借倚过的枝干早已枯腐死去，它却以此成就了自己的传奇。

这里的生态如此繁富，展示了大自然极大的包容和共生性，并将它们的功能发挥到极致。你瞧，鸭脚木没头没脑繁茂起来，它们以各种

九是个神奇的数字，九重天、九州地、九卿九品、九韶九赋，皇家的器物建筑，大都暗合九数，酒至酣处，也要喝个九九长远。芒种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，似乎应该蕴含更多的神奇和诗意，当然，这不过是自己粗通文墨后的附会。

知道“芒种”这个词还是懵懂的孩童，最初听到的农谚应该是“芒种三日见麦场”；“三麦不如一秋长，三秋不如一麦忙”。那时候还有生产队，大人们按照某些规则忙碌着，割麦子、打场，还要把麦茬从地里弄出来，再进行夏种。

远古人类打猎时唱出了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肉”，我们村的父老乡亲年复一年在麦田劳作，似乎不曾有过歌与诗。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也是我多年后在课堂上才读到。

孩子的心里，虽然不关心芒种，可这时节确实有很多别样的新奇和快乐。我们奔跑着追逐布谷鸟的叫声，一边自问自答：“你吃什么？我吃蚕桑！你喝什么？我喝河水！”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玩具，初夏时节，田野里开满了红、白、黄的各种野花，只觉得美，却不知如何表达赞美。热火朝天地开镰收割，看大人在田间地头笑闹着吃饭，都令孩子们兴奋不已，如果有人在麦茬上发现了一个鸟窝，马上就会“热搜”。

麦子收割大半，女人们

迅速转移战场，聚集到打麦场里，用粗祖辈传下来的家什和手艺，做起打场、脱粒的准备。对于孩子来说，打麦场简直就是游乐园。脱粒机震耳欲聋，很多人忙得热火朝天，还有老头儿赶着捂了眼睛的驴，拉着碌碡压麦子，我们争先恐后爬到越堆越高的麦垛上，在大人的呵斥中不情愿的离开，一会儿又趁他们不注意爬上麦垛。

不知不觉，我离土地越来越远。其实，相对于父辈，不过是换了种劳作的方式。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不知不觉又是芒种，麦子收起最后的锋芒，成长为一颗颗饱满的种子，再一次憧憬着未来。在节气的更迭中，感受时光老去，流年斑驳。遥远的江南，奖声欸乃的江南，芒种是要煮青梅的，据说煮青梅在夏朝就有了。农桑人家，自己动手煮梅，既饱口福，又很有风雅的形式感，我极喜欢“青梅煮酒”，浪漫诗意图不豪情。在网上搜索，竟然买到了青梅酒。包装特别有文艺范儿，精致典雅，古香古色，酒瓶上还印了苏轼的诗句“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，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”。

细细品味着杯中酒的清冽，“青梅煮酒”的风雅与豪情依然若即若离，如同我与土地的关系。有人喜欢默默地坚守土地，有人喜欢车水马龙间辗转腾挪，生活的选择没有对错。在这收获的时节，我们也许更需要思考与抉择。

夏日林溪

□李昊天 摄



心灵的歌咏

——肖红诗集《历史深处的那片红》欣赏

柏塘茶话

□邱宇林

中国是茶的故乡，种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神农氏。早在神农时代，“神农尝百草，一日遇七十二毒，荼而解之”（“荼”的古字为“荼”），这是有典籍记载的中华民族运用茶的最早先例。

在惠州博罗的柏塘，茶的种植历史也非常悠久。据史料记载，柏塘山茶起于晋，兴于唐，盛于宋，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
柏塘山茶，包括博罗其他乡镇的山茶，如湖镇的石芽茶、横河山茶等，均得天独厚于罗浮山系的孕育滋养。正如老百姓所言“好山出好水，好水出好茶”，品质好的茶树几乎都生长在罗浮山系，早在宋朝时期，罗浮茶就奉为名茶。“岭南第一山”罗浮山孕育出珍贵的紫芽茶树（包含中小叶、细叶树种），但久未为人所知所识。当地人一代代在山上采摘移植了多种（包含紫芽茶）茶树品种，多年来混植一起，不明就里，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有紫芽茶的存在。

唐代茶圣陆羽《茶经》有载：“茶，紫者上，绿者次；野者上，园者次；笋者上，芽者次。”柏塘这种从野外山茶中变异而来的紫芽茶，也是近些年才逐渐放大异彩，被许多爱茶识茶之士追捧。

历史上很多名士都爱茶，留下不少佳话。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晚年贬谪惠州，远离京师，身处南荒之地，环境之艰苦、世事之艰辛可想而知。彼时，茶便成了他最大的慰藉。

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便是诗人苏东坡在与友人品茶时吟出的诗句。

茶，正如一位红袖添香的佳人，陪伴着东坡先生在孤寂的夜晚捧着厚厚的书卷翻阅、思考。

虽然没有考证，地方志上也没有记载，但我想东坡先生在罗浮山游山时，没准是品尝过甘爽俊逸的山茶。

罗浮山中出隐士高人，我倒是觉得若是要说茶中之隐士，那便是山茶了。山茶，特别是高山茶，长在高山，生于岩峭，经风霜雨雪，有别于一般绿茶的鲜嫩，呈现出俊朗坚毅之姿。冲泡时，也不必顾忌，就一壶沸水注将下来，貌似苦涩，然回甘浓郁，一杯入喉，尽洗浊气。我喝山茶，喜欢用宜兴紫砂壶，一定要亚光的赭红色，无他，隐士嘛，总不能来个玲珑剔透的玻璃壶吧。在柏

塘，我曾到过朋友的茶山，在峻岭高山烹茶，就着山风日照，这时的茶透出阳光的温煦，愈发滋味浓烈，欲罢不得。柏塘高山山茶，叶芽细小，炒制后色泽深沉，其貌不扬。然而越冲泡越出味，香气自然悠长，放置一夜的茶仍然清香突出，不正如隐士般的俊逸洒脱？

柏塘山茶属绿茶，当然以春为贵。春分前后，地处岭南的博罗，气候温和，阳光充沛，春雨绵绵，本地山茶叶芽嫩芽，经过一个冬天的积蓄生长，这时候制作出的山茶营养最为丰富、滋味更为鲜爽，可谓一年之中最佳。

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，中华民族历来热情好客、重礼节重情义。孔子曾说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好客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明风尚。“以茶待客”更是最普及、最具有平民性的日常生活礼仪。品茶是待客之道的最好载体。以茶待客，无论是师长、朋友，还是至亲、老乡，抑或仅仅萍水相逢，沏上一壶好茶，边啜饮边叙旧，其乐融融，乐在其中。对于爱茶人士而言，“不可一日无茶”。茶，除了生津解渴，提神解乏之生理功效外，似乎还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一杯茶在手，连最不善言辞的人竟也可以天南地北地聊上半天。

品茶，在于那份坦荡和纯粹，形式尚在其次。山野村夫一个大瓷碗，随意抓入一把山茶，生津回甘、怡然自得，那叫一个痛快；办公室里，简单冲泡一杯山茶，让浓郁的香气四溢，提神醒脑；雅室幽处，三五知己，闲坐而心定，取山泉而烹煮、择茶壶而洁之，让茶与水完美交融，茶与器相得益彰，茶与人“相看两不厌”……在我看来，各有各的意趣，没有高下之分。

茶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礼仪、礼节。宾至客来，清茶一杯，可以表敬意、洗风尘、叙友情、重俭朴、弃浮华……

茶礼仪与茶文化紧密相连，密不可分，从古代丝绸之路、茶马古道、茶船古道，到今天，茶穿越历史、跨国界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。茶，已经深深烙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。

□牟国志

只要花开着，人的青春就有活力，拥有了这些花朵，就拥有了向上的力量。

他写惠州西湖：
每年，春夏秋冬，傍晚或早晨，我都要来到湖边寻觅……

悯民醒世的诗人胸襟

古代的士大夫们尚有忧国的情怀，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”作者作为诗人，情怀是真挚的、极其深沉的，对劳动群体给予了深切的关心和同情。致力于“用（诗歌）的想象的力量把河流、山川、大地、人物，人格化在纸上，让它们放射出引人向上、给人力量的光芒。”

他写长江纤夫：
万年的江河千年的船，牵动在这根根纤绳上，这千年命运的求索，这子民生计的奔拼。弓着

腰，匍匐着全身……不使岁月搁浅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……

他写建设者：

盐分很足的汗水，腌渍起每一个脚印，太阳的芒，蜇刺他们，肆虐的风，抽打他们……

当洪水来临的时候，诗人更是忧心如焚，但在悲戚和牵挂之时，更多的是声援和鼓励，唤起人们抗争的勇气和制胜的信心。他在《洪殇》中写道：“已经阻挡不住的苍茫，河水变得媚俗和无情，庄稼在抽搐，人在哭泣，呼啸而起的人墙，被一种信念支撑，丢弃所有去触摸安宁，面对危亡卷土而来，手挽手才能共同抗衡。”

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句了，总之，肖红先生的诗有一种动人心魄、催人向上的力量，他执着的信念令人敬佩，他人生的步履自信而矫健，他心灵之诗的甘泉永远不会干涸。

达，贯穿着热情的歌咏、理性的表述，也蕴含着深邃的寓意、唯美的意象，倾注了作者的心声，给人以鼓舞、以激励，也给人以回顾、以警醒、以思索，充满了正能量，弘扬着主旋律。

我们来看看这些诗句：

一部分人向前扑去，成为一支支火把，照亮希望和后人，或者成为枕木，载着历史前行，更多地扎进土地，愿还成平凡的生命……

我们怀着挚爱，才有心中的热血，此刻，我定定地站在田野，像一棵忠贞的蒲公英，无论一棵树或者一只鸟，都听得见我血液的沸响……

厚重真挚的家国情怀

作者下过乡，当过知青，入伍后从战士、班长、区队长、干事、处长到政委，一步步走过来，

这些作者质朴无华的情感表

深情倾注的红色历史

作者曾经是位军人，在军营里摸爬滚打了四十多年。因此，红色的熏陶、红色的锤炼、红色的积淀染了他的身心。他的诗歌，犹如一条红丝带，牵出一连串的记忆，挥洒炽热的情感，抒发赤子的情怀。红船、红旗、红土地以及先烈的背影，嘹亮的号角、飞扬的军旗……这些从记忆深处、心灵深处奔涌出来的诗词，讴歌历史深处的那片红——红色的历史、红色的天地、红色的传承与守护。这些作者质朴无华的情感表